

走夜海

1996年卷·小说

张永琛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走夜海

张永琛 著

长篇小说 — 中国一当代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张永琛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品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众多渔人、乡人的喜怒哀乐和人生命运。他们对爱情和友谊的追求是那么执著，那么一往情深，感人至深。小说取材丰富，背景广阔，情节曲折，有着浓厚苍凉的人生况味。

走 夜 海

张永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69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88—1/I · 2223

定价：12.50 元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6年卷·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顾 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韬 张 锐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 *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任 张 锐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员 胡毅强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朱晓岭

总序

袁 鹰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在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弦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张 韬

《走夜海》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的作者张永琛，1963年出生于辽南凉水湾的小渔村，与其他六十年代出世的新生代作家群落相比较，他在艰辛攀登文学之峰的道路上并不是个幸运儿。和他同龄代的有些人是那么“火”，那么“热”，频频登上布满花环的颁奖台，装帧华美的“文集”也赫赫然印上他们的大名。张永琛不要说“文集”，《走夜海》还只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然而，这部包括3个中篇、10个短篇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说集，却给我们提供了令人为之一震的别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艺术风景线，没有饕餮的豪华饭店和纸醉金迷的舞厅，却有渔船与海岛、城市与乡村多种多样人生本色的呈示；这里没有金钱贪婪与性欲厮扭的裸露，却有多重人际关系撞击中道德的执著与灵魂的升华。读这本小说，你将体验到从浊浪翻滚的闹市窒息中，蓦然步入纯净的一片绿野，听见一缕清新悦耳的小提琴声。真如英国诗人杨格所言，它不是制造“书籍的残渣”，而是“扩大了文艺之国，给它的版图添加了新的省份”。

如从题材看，作者描写了海岛渔民、山村农夫、城市里的教授和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既回视历史又关注了现实。作为学工程机械的1984年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作家，其时

空拓展还是相当宽的。但我以为张永琛小说的特点和价值不在这里，或者说主要不是它的题材面，而是他对生活探掘与审美追求的独特性。就如他定为书名的《走夜海》这一小中篇，正在离港出海捕鱼的机帆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女性，船上八九条汉子怎不意外惊喜呢？可是小说不逐时尚，无意展露五大三粗汉子与女人的粗俗调情，而是用她原数奉还船工朝宝千元钞票、悄然离开渔船的行动，以她不许随意玩弄的堂堂正正做人的女性品格，引发了朝宝的灵魂忏悔和船工们的敬佩。《冬天的誓言》所叙述的不过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老兰他带着一个女人从抗美援朝战场复员回到了山村的家乡。他一一拒绝了乡邻的提媒，因为他心灵深处忘记不了早年相爱的那个有着两根又粗又长辫子的雪丫；他处处照顾青嫂的冷暖，却保持一东一西的两铺炕，因为他答应过她的丈夫、也是他的战友在壮烈牺牲之前的要求，照顾好青嫂一辈子。他相信“爱过一场，就是一场”，那“一场”是不能重复的；他“答应过”的就要做到底，任何利欲诱惑都不能动摇他的信条。老兰虽在贫困山村普普通通地活着，但美好人性与道德使他并不普通，犹如他家乡那座山崖一样的崇高。此外如《最后的猎人》、《下雪的天儿去讨债》等，也都呼唤着扶危、救困、同情心与和谐的道德情操。

我觉得认识张永琛的小说价值，需要将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他从八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坛的十年来，正是市场经济大潮奔腾而价值观念失衡、人文道德失落的转型期。情欲的放纵，权势的角逐，拜金的浪涛，是大量媚俗作品竞相倾泄的东西。斑驳陆离的文学时尚对他的创作不

能说毫无影响，但总的说来他不是趋之若鹜，而是用笔端发掘那些平常人的心灵，那些看似平常却闪耀道德光辉与生命力量的东西。读他的小说，忽然让我想起《水浒后传》的作者、明人陈忱的话：“《水浒》，愤书也……愤大臣之覆餗，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且不论陈忱之评语是否确当，况且张永琛小说也不是“泄愤之书”，但有一点是明白的，作者审美意识在追索另一样的世界。带着那个小渔村、那个贫困但充满亲情的小家所铸造的童年情怀，用质朴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却有人情味和道德风尚的世界，与物欲横流的那一世界相抵牾、相对抗，这就使张永琛的小说拥有颇不寻常的意义。

这部小说集的人物系列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女性形象。她们没有煊赫的头衔，也不是什么明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山乡渔岛的女性。生存境域也很艰难，但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人格也很有滋味。像《走夜海》里的“那个女人”，《母亲嫁给父亲的岁月》里的母亲，就属于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形象。又如《空坟》、《山的筋骨》，这两个短篇分别描写了阿菊与小六嫂两个年轻的寡妇，身边也有追求者和爱她们的男人，但只是善意相处，而对于死去的丈夫她们都造了坟，哪怕是“空坟”，到了节日也认认真真的祭奠。小说并不是要为这两个女人树立贞节牌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它是在揭示做女人难、做寡妇更难的她们是怎样的一种活法。如今流行的女权主义小说，其人物固然有着强烈的女权意识，然而大多显得矫情而失去了真实感。张永琛不一定带着女权意识写小说，但他对劳动妇女有一份

特殊的感情、感知和理解，表现她们在生存困厄之中硬硬朗朗地活着，活得很真实很实在，没有铜臭味，自重自强，有一种民族女性特有的传统情愫，她们很可能是商品经济社会最后的一代女性了。

这本小说集另有几篇作品或多或少地透露了对少年梦幻和童年情结的珍视。作者处女作《西边，是草原》，女大学生柯婕所以告别老爸离开都市而诚心诚意地奔赴内蒙，就是出自她对幼年时代草原上结识而又病歿的那个小男孩的怀念。童年情结往往给中外文学作品带来瑰丽的色彩，张永琛小说虽然期望从童年幻梦中寻找人生的交点和理想的家园，然而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在现代社会的物欲膨胀和实惠之风中，作者似乎发现了那玫瑰色的童年情结又是脆弱的、容易破灭的梦。《紫色河流》那象征童年梦想的三串香蔓果，腊妹珍藏数年又为什么把它摒弃在猪圈里，那有几分愚盲的狗剩为什么对它“痛痛快快撒上了一泡尿”？对于童年情结的神圣，这是告别还是亵渎？在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这本小说集除了《西边，是草原》，还有《新婚套牢》、《红窗帘·黑窗帘》等是写知识分子的，不过与作者所写的村夫渔民相比较，作者的艺术笔力似乎在后者而不是前者。

张永琛颇有探索精神，语言，题材，小说写法，叙述方式，都在探求和变化之中。就如《1945年秋景》这一中篇小说，居然描述了“龙眼”、“破网”、“绝品”、“火焚”四个并无关联的故事，但它们又都是在1945年秋日本侵略军大溃败的时空之中发生的，作者将它们熔铸为一，颇为别致。应该说作者的创作正处于探索的过程，写小说，也涉足影视。既然是探索就不必画地为牢，应作多样的试验。但就其已有作品

形态，我觉得它的画面每当出现性爱、仇杀、异域、漂泊这样颇似影视镜头的情节和场景，虽很浪漫，也够刺激，但它有失作者浑然本色而又有点虚浮。属于他强项的，真正好的小说，恰恰是从泥土从海浪深处提炼出来的人物生活。虽然有的开掘得还不够很深，结构情节偶有人工斧凿之痕，但作者注意写他最动感情最有心灵体验的东西，并用了最生活化的有活力的语言，叙述普通人的命运及他们的道德理想。现在有一种错觉，认为与世界文学接轨，就得写西方小说与影视连篇累牍出现的拳头枕头之类的强刺激镜头。其实世界读者关注我们的恰恰是东方化、中国化的味道很浓的艺术品。张永琛自己作品也有这方面的例证。港台海外选用他的小说，不是《亚丁湾梦恋》，而是《走夜海》，而是《下雪的天儿去讨债》等。这是为什么？个中的道理不是很有启示性吗。

目 录

序	张 韬 (1)
走夜海	(1)
下雪的天儿去讨债	(25)
亚丁湾梦恋	(39)
1945 年秋景	(87)
空坟	(128)
西边,是草原	(136)
新婚套牢	(152)
红窗帘・黑窗帘	(170)
冬天的誓言	(178)
母亲嫁给父亲的岁月	(190)
山的筋骨	(199)
紫色河流	(217)

最后的猎人..... (224)

责编缀语..... (248)

走夜海

当那女人驾着小舢舨追来的时候，天龙号机帆船刚启锚，还没有离开七星港。缺了一只手的四六正在后甲板上收拾锚绳。粗大笨重的铁锚上已生长出碧绿的苔藓，暮色辉映下，透出一股久远的苍凉之感。已是深秋，风从洋面上扫荡而来，挟着萧瑟的冷意。天该凉了，四六想。

四六默然望去，那女人的小舢舨已破旧不堪，斑斑驳驳，一副历经沧桑的模样。瞧得出女人很急切，将一片木橹摇得风魔样，吱嘎吱嘎连成一片。四六盯视着女人，心里阵阵发沉。四六猜得出，她准是来找朝宝的，准是。

女人不是自个儿来的，还带着个孩子，男孩，才七八岁的模样。一双小眼滴溜溜乱转，透着灵性。女人叫他留根。慢一点儿，留根，扶住栏杆！她说。她把小舢舨拴在了机帆船的船尾，然后，拉扯着留根沿着船舷登上了甲板。女人扫视了四六一眼，便把目光落定在四六那只空了的袖管上。女人的神情挺凄然，犹豫着说：兄弟……能不能劳你个驾，替俺把朝宝找来？

四六沉吟着未动，却将那只随风抖动的空袖管挽了个大大的结。